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

回



风



远方出版社



回 风

林燕妮 著



1999 年 1 月
远 方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回 风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8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I·45
定 价:12.80 元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A

“晓音，快出来看，月儿又圆又亮，正好配你明天结婚的日子，连乌云都没一块，是好兆头呢！”外婆在露台兴奋地唤着。

晓音刚洗完头，湿淋淋地走出来，仰首望月儿，月晕亮亮的，一圈又一圈地绕着月儿放光芒，夏风微微地吹着，晓音像祷告似的站着，外婆只觉月华直洒到孙女儿的滑溜皮肤上，有如铺了一层月霜。

老人家有点哀伤，女儿早逝，她亲手带大这跟亡女长得一样标致的孙女儿，二十五年的祖孙情，明天便要付予他人了。

“晓音，今夜是农历四月十四，怪不得月亮这么光这么圆。”外婆心里充满希望，范立廷这孙婿，家世好，事业有成，明天成婚刚好是月圆之日，四月十五，俩小口子从此团圆成家，哀伤中亦不免欣慰。

“可惜月儿还缺一天才圆。”一声叹息，晓音身上的月白丝缎吊带睡袍，一边吊带从左边滑了下来，她没把它拉回肩上，只怔怔的把素脸朝着月亮，让温柔的月华抚摸她的脸庞儿。

她多么希望那是他的双手。

“真美！”外婆在月华笼罩下，一点也不显老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晓音看着月亮，仿佛听见遥远的笛子声，若有所思的回到房间去了。

关上门，她播着心爱的德彪西钢琴曲“月华”Clair de Lune，来回往复的播，希望能盖过那遥远的笛子声，但是没办法，笛子声老在她心潮里盖过钢琴声，她放不下在昏黄灯光下吹笛子的那个他。

德彪西的“月华”仍在播着，她无声脱下睡袍，换上件薄薄的雪纺及踝短袖长裙，红底印上黑黄蓝灰白抽象图案的，他不喜欢素色，更不喜欢她穿黑。

翻过了整个衣柜，在黑衣丛中，她只好找到这一件有图案的，她从来只穿纯色，不喜欢花花绿绿的衣服，这件还未穿过的衣服，是为他而买的，外婆通常十时不到便睡着了，晓音赤着足轻轻地溜出大门，门一关上才记起忘了带鞋子，但她不想冒吵醒外婆的险再度打开大门房门的去拿，干脆赤着足到街上截计程车，她必须在婚前见他一面。

她到过他家几次，石澳是她自小便偏爱的海滩，柔如白粉的沙和高壮的浪，都是她幼小时的记忆，料不到一年前来了一个他，不但把她带回偏爱的石澳，还改变了她的生命。

石澳村是港岛唯一余下的村了，村中的小巷，没有名字的胡同，仍然保存着纯朴友善的风味。

想不到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男子居然租住原始的石澳村屋，还和村民打成一片。

她认得村中门牌号码不清楚的小巷，特别是他挂在门前那歪歪斜斜的陈旧铁信箱。

那是两层的村屋，还有个天台，楼下是厅和厨房，楼上是睡房。

从薄纱窗帘中，她看得见竖在地板上那灯盏仍亮着。

她敲了一阵门，没有人答应。

再敲几下，听见楼上有声音传下来：“等等，来了，来了。”

是他的声音。

只见他用毛巾缠着下半身，上半身水珠点点地开了门。

好雄壮的身躯，她不是没看过，却是没碰过。

她不晓得他为什么肯跟她吐心声，却永远不碰她。

他有点愕然，但很快便挂上太阳似的笑容，把她请进去。

“你先坐下，我跑上去穿条裤子才下来。”

登登登的，他很快便下来了。

“子游！”门外有男声高喊。他本叫庄子游，但所有人都唤他作子游而不唤姓。

“今天晚上不出来了，你们去吧！”子游的嗓门不小，边跑下楼梯边把件宽松的T恤套上，颜色和图案倒跟他的短裤子很相衬。

子游喜欢大地的颜色，他那密黄色的皮肤，额颧骨上面总有两抹健诏的红，显然是个户外人物。

子游对晓音不宣而至的夜访和赤足，没作什么反应，只如平日一般轻松，从冰箱拿了罐啤酒出来，倒了一小半给她：“多喝你会醉的。”

晓音但愿自己能醉，醉到明天不能行婚礼。

“子游，收以我的结婚请贴吗？”晓音嘴里问，心里却听到他的欢息。

“收到了，谢谢你还把我的村中好友都一并请了，怕我举目无亲吗？”子游在嚼着个苹果，若无其事的，就像收到普通朋友的喜贴一样，晓音的心开始紧张地跳。她和子游是同事，但不同部门，隔了几层楼，但这年来，不是她上去一会

儿就是他下来一会儿，几乎天天都找个藉口相见一面。

公司里的独身汉无一不以一睹晓音的芳容为乐，但谁都知道她名花有主，她和范立廷已拍拖三、四年了，范立廷虽然不同公司，但一表人才，白白皙皙的公子模样，座驾亦是近百万的名牌，没什么人自命能与他争一日长短。

子游才从美国回来一年，不知道晓音有固定男朋友，大大方方地约她吃了一几次午饭和晚饭，晓音也大方的去了，恨得别的女同事牙痒痒的。晓音也知道子游在美国工作久了，作风比较交开放，约过的女子自不只是她，公司内的女子见了他无不晕其大浪的，纷纷告诉晓音子游约过她们以示威。

晓音在子游面前，半句都没提过，间中下班后到他家中聊天，他会带她四处跑去吃东西，然后又跑回家吹笛子。晓音多半一言不发地听着，子游常常很自在的对着她吹上半晚。

要是不吹笛子，他俩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子游用几根手指支着前额冷笑着：“朋友？我没有朋友。”

晓音记得问过他：“我不算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子游的回答是：“我们不只是朋友。”

晓音是害羞的，没敢再问下去。子游亦从不问她和范立廷的事。

她习惯了每天都见到他，但范立廷说过结婚后她便不需要工作。

范立廷碰见过子游几回，只见过几回便不停地叫晓音辞职筹备婚礼，但自子游来了之后，她从没试过那么渴望上班。

“立廷叫我辞职，我怎么说？”

子游平静地说：“嫁了自然得听丈夫的话。”

晓音心里一阵难过、一阵失望，坐在藤椅子上拿着笛子便吹，愈吹愈高亢。

“子游，你来不来我的婚宴？”晓音希望他说不来，要是他不来，她反而能够量度他对她的感情是深是浅。

“来，怎么不来？你和范立廷令我发笑。”子游继续吹笛子：“念大学的时候，我贪玩扮乞丐，蹲在街上吹笛子，倒有不少外国人给我角子呢。”

“那末中国人呢？”晓音不觉已让他支开了话题。

子游笑笑：“他们有那么远便避开那么远，中国人在美国当乞丐？有失国体，他们当然跑开了，让别人当我是日本人或是韩国人。”

“你真顽皮。”子游的玩世不恭常令晓音有解压的感觉，跟他在一起，她不需要装模作样，有如回归大自然。

“告诉你，我没什么没做过，连躺在地上修理车底的工人都做过。”子游并不讳言。

她就是喜欢他这性格，当众人都要自高身价时，他反而不介意做过工人，好随意的一个人。

“那你的生活经验一定很丰富了。”晓音在想，即使他弄得满脸油污都会吸引到女孩子的，她不想知道他有过多少女朋友。

知道又怎样呢？反正他轻轻松松地说来参加的婚宴。

“你啊。”子游嘲笑着：“行婚礼时不心摔交。”

“我不会踩破婚纱的。”晓音自问仪态不差。

“我不是担心你，是担心教堂的椅子让你碰坏。”子游吃吃地笑。

“婚礼你也来参观？”晓音极力隐藏失望之情。

“是。”子游打开了瓶手指饼，拿了几条给她：“知道你喜欢吃这些东西，请自便。”

晓妮作品集

~~~~~

晓音嚼着童年常吃的手指饼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吃得多吃了子游爱吃的饼，有如把她都吃了下去。

“你们婚礼后第二天我便去旅游，你们不也是旅游度蜜月吗？”子游听她说过。

“你到哪儿去？”晓音太知道了。

子游挥挥手：“我跟旅行社说，去哪里都行，只要让我离开这鬼地方！”

子游低头坐着：“我会让你知道我去哪儿的，你让我知道你去哪儿好吗？”

“晓音安慰地点点头。

“请你吹笛子给我听好吗？不用招呼我，我就坐在你对面听好了。

子游横着笛子，恍惚投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吹，头稍稍低着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阴影把他的眉毛和深眼窝，如石刻的直鼻子方下巴勾画了出来，令晓音想起古罗马的亚历山大大帝石像。笛子的声音很少是快乐喜庆的，特别是独吹，每每凄清荒凉，如泣如诉，吹到高亢处，简直如同唢呐，裂人肝肠。

子游一直融注于笛子上，没抬头看晓音的脸孔，他留意到一双忘了穿鞋子的赤足和寻阿尔巴尼亚彩热闹的裙子。若要将裙子打开，他只须把晓音肩上的小蝴蝶结一拉，他看见，他铭记，但他没有动手。

晓音把肩上那小蝴蝶结拉开，子游凝视了她一会儿，终于还是把蝴蝶结替她缚回原状。晓音但愿天不会亮，这一夜，她只想说一句话：“我要在我婚前那夜见你一次。”然而，欲说何从说？

子游坐下，得在昏黄灯光下吹他的笛子。

笛子声音像一千根幼细之极的丝把他俩连声系着，但

是一万根过分幼细的丝都是无力的，不堪一拉的。

微子声嘎然停下，子游说：“凌晨两点了，我叫部计程车送你回家。”

“怎么你不开车送我回家？”晓音有如突然被弃的婴儿。她失望得胸口穿了个大洞，心爱的人从那洞口溜走了。

子游看着她那楚楚可怜的脸，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反正我那破车你已坐过好多次了。”

车子才转出大路，迎面一辆黑色积架跑车直撞过来，GF555，范立廷的车牌号吗！

范立廷跳了出来，晓音忐忑不安地下了车，子游却不急不忙地漫漫推开跨出车子，站在车门旁边。

范立廷愤怒地说：“嘿，婚前一晚还要见他一次！晓音，你的尾巴动一动我都猜得到你会做什么，这回还了心愿了吧？”

晓音有如个让人拿个正着的小偷，不晓得怎么做才好，一双赤足牢牢地钉在地上，子游往左一望，感到她双眼在等待着，有如问他：请告诉我怎么办。

子游没有回报她眼听情意，他看得出情意之外的混乱，也觉察到她求助的眼光没投向范立廷那一边。

子游吊儿郎当地对范立廷说：“你送她回家吧，我困了。”

晓音和范立廷一同诧异，怎么子游对范立廷的指控毫无反应。晓音只好上范立廷的车子。

范立廷满腕怒火，把车子开得很快，快得在拐弯时吓得晓音连连惊呼。

范立廷知道晓音一直怕他开快车，两人为这件事吵嘴已不晓得吵过多少次了。晓音无助地接受他的惩罚，子游的表现令她既失望又羞愧，子游并没有她梦想中那么在乎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她。

范立廷在压抑着怒火，晓音在压抑着失望，两个人都不想婚前一夜吵个天翻地覆。

晓音并不后悔，至少她听从了她心，在婚前这夜见子游一次。

范立廷把她送到家门下车时，才发觉她赤着足。“你的鞋子呢？”范立廷疑云大起。

怎么解释呢？晓音好吃力才想到个适当的答案：“鞋跟磨脚，我在子游车子里脱下了，留在他车子里忘了拿走。”

范立廷细看，一向穿鞋必定穿丝袜的晓音，脚上居然没有丝袜，她是赤足而去的。

他按捺着如焚妒火，没再说什么，默默地送她上楼。

“立廷，我和子游真的没做过什么，他只是吹笛子给我听而已。”晓音一向不属于能言善辩那一类，急得快要哭了。

范立廷冷冷地道：“从此刻起，我们不再提子游的名字。”晓音如获大赦他进入家门了。

她但愿五年前便认识子游，如今，她根本不知道子游的笛子是否只为她而吹。

在石澳那小村屋里，昏黄的灯光下有个健硕的身影，横着笛子若有所思，邻居只听见笛子声低吟到天明。

诗残未续梦未央。

## B

翌晨在教堂里举行天主教婚礼仪式，半满地坐着一些亲友，晓音在象牙白的婚纱掩映中，没看见子游在座。

晚上的喜宴，同事有好几桌，石澳村的朋友都环坐了一桌子，但她看不见子游的踪影。

在新娘子和新郎向每桌嘉宾敬酒的时候，晓音再度搜索着，同事们的桌子没有子游，石澳村那一桌亦没有子游，对她来说，石澳村那桌有如完全没有人来。没有了子游，她散乱的眼神不晓得应投向何方。

晓音太想问他们子游为什么不在，但一切仪式令她没法独个儿抽身去问。他说过他会来的，怎么石澳村的朋友全来了他却不来？

她细致的心发觉同事那几桌中，独欠了厉娟娟，厉娟娟是子游约会过的，虽然子游从没提起，厉娟娟却常在有意无意间提起，不自觉的炫耀。每次听了晓音都有如让人抽光了血般失掉了生命。

晓音的酸意从心坎直爬上她的喉头，憋到送客时，她都没法儿查问，一来新娘子不能四处乱跑，二来立廷如影随形的老在她身旁。

从婚礼到喜宴，她心中只想着子游一个人，她不懂得为什么。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她爱立廷，甚至有三分怕他，但子游却像个在海边垂钓的人，有意无意的把鱼丝一抽，鱼钩一勾便勾着了她的心。

一双新人回到了新居，她是范立廷父母送给儿子的礼物，一幢两层楼的南湾洋房，二千多平方尺，虽非巨宅，但以香港飞涨的楼价而言，时值至少四、五千万了。

“噢，那么快便有留言。”立廷看见电话的讯号灯在闪着，按了播放钮。

“晓音，恭喜恭喜，你和立廷真是郎材女貌，对不起我没有来吃喜酒，子游那家伙真该打，怎么都要约我出去，放我一马吧，你嫁得如意郎君，我可还没嫁得出去呢！”接着是一串高兴之极的哈哈笑声。

那是厉娟娟。

晓音的心往下沉。

“咦，还有第二个留言。”立廷听了第一个，已情绪大佳，录音带在播着，晓音紧张地听，子游会不会给她留言呢？

“哎，又是我，厉娟娟！刚才忘了自报姓名，晓音，再祝新婚快乐，你们度完蜜月回来我们请你们吃饭赎罪好了！”

“我们！厉娟娟和子游居然亲密到那个地步了？”

“嘟嘟嘟……”没有第三个留言了。

立廷跑过去吻吻静静地站着的新婚妻子，晓音垂着睫毛低着头她的一脸失落在立廷眼中是一脸委屈。“晓音，对不起，昨夜我言重了，我应知道子游这个人……”

晓音截断了他的话：“你不是说过我们以后不再提这个名字的吗？”立廷一身礼服的在她面前张开双手跪下：“我道歉。”

立廷笑起来时是颇为孩子气的，另有一番可爱，但黑着口脸时，却是沉重得生人勿近。

晓音微笑着让新婚丈夫抱着她的腰肢，到底有四、五年

感情，她不怀疑立廷对她的爱，不禁嗔着：“还不起来？别告诉人我罚你跪了。”

范立廷站了起来，轻轻在她耳边唤了一声：“范太太。”晓音腼腆地脸红了。

范立廷逗着她的腮儿：“老是害羞，从此刻起，你得习惯人家叫你做范太太了。”

晓音还没向公司辞职，只请了一个月假。

这个她没告诉立廷，也不知道自己等待什么，仿佛是子游的笛子声遥遥呼唤她。

立廷家境富裕，随时可以把这媳妇儿养得舒舒服服。

明天他俩口子便往欧洲度蜜月去了，立廷到过很多次，晓音倒没有去过，不免有点儿兴奋。

立廷交给她两张附属信用卡：“到了欧洲，你想买什么便买什么，当然，回到香港也一样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无分彼此的。”

“我自己都有一张。”晓音说。

“以后用不着啦，难道你不工作我还要你掏腰包结帐吗？”立廷父母对附属卡毫不反对，两老知道晓音是个知慊识俭的人。

“外婆我还是要照顾的。”晓音道：“我给她附属卡，她每年签不了几千块。”

“那么我放五百万元进她户口好了。”立廷极力想爱妻开心。

晓音忍不住说：“外婆是在嫁孙女儿，不是卖孙女儿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，你何止值五百万这区区之数？”立廷是个慷慨的：“现在她可以随便签了，让孙婿表示一点儿关心吧。”

晓音深知外婆性格，摇着头说：“没可能，她是怕我不开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心才签的，真让她气坏，原来她签账的东西都是买给我的。”

立廷抚着这孝顺女子的双手：“外婆我会给她两张附属卡，她便不需心疼用你的钱了。”

外婆不会要的，我们虽是小康之家，但外婆是个有骨气的人，你给她的附属卡她更加不会签，我开心快乐她便满足了。”晓音一提起自小便相依为命的外婆，不禁双眼一红。

“叫外婆搬来一块儿住好吗，立廷？我们不开口请她不会来的，晓音想着外婆只会一年比一年老，实在不放心让她独个儿住。

立廷的笑容顿消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打算跟你的外婆住在一道儿，我要的是二人世界。”

晓音的恐惧再度冒升上来，立廷的性格是专制的，喜欢那个人时，给什么都可以，不喜欢时，他什么都不肯妥协。

“改天再谈吧，反正我们明天便去旅行，房子整个月丢空，叫外婆来干啥？”

立廷一把将妻子拉到睡房去，晓音在这洞房花烛夜，只是迷迷惘惘地，好像听见笛子声。

婚前那夜，她想把自己给了他，可是他却不要她。子游是聪明人，到底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？”

翌日大清早，佣人便敲门说有位万小姐来找太太，晓音穿着睡袍飞快地从二楼跑下去大厅。厉娟娟只是半个屁股贴着沙发的坐着：“都是那害人精子游，他说他忘了送礼券，叫我替他送来，我得赶着上班去了。

“为什么要劳烦你送来？”晓音察言辨色。

“他也去度假，赶不及自己送，叫我替他送。”厉娟娟鼓孜孜，这回她不说：“我们。”

“他到哪儿度假？”晓音问。

万娟娟一片匆忙：“他到哪儿我怎知道？不过放一个星

期假而已。我得上班去了。”

晓音拿着那信封，急忙躲进客人洗手间把信封打开。

一看，那是子游的行程表，到什么地方，住什么酒店，电话和传真机号码统统写下。

她既惊又喜，子游是细心的，要是不用厉娟娟做桥梁，他怎能把他的行程表送到她手上而不令范立廷起疑？没时间了，她得收拾行装去机场，她不敢放心把子游的行程表放进行李箱子，她把它放进随身的皮包里。

立廷早穿好衣服了，妻子还穿着睡袍，他是个准时的人：“晓音，不用收拾太多衣物，到了欧洲才买也不迟。乖乖，快去换衣服。”

晓音随手拿了那件红底印花的雪纺裙子，她在婚前一夜穿着去找子游那裙子。

立廷一手把裙子丢开，把她卷在箱子里面的牛仔裤、白衬衫和一件他给她的“仙奴”雨衣拿出来：“在机上时冷时热，衣服一层一层地穿的好，热时脱一层，冷时加一层。”

立廷把她的红色雪纺长裙子挂回衣柜：“这件用不着，以后都用不着。”他的语气很重。

两人赶着上车，司机把他们送到机场，晓音才发觉自己没带行程表。

“我有便行，你急什么？怕让人拐了去？傻姐儿，有我在你身边呢。”

对欧洲，范立廷是识途老马，十几岁时他已走遍全球了。第一站是巴黎，他们住进了 Ritz 的豪华套房，晓音没法取得立廷口袋中的行程表，趁他走进浴室淋莲蓬浴之时，急急看清楚子游行程表上的电话号吗，原来他去合里岛，离巴黎十万八千里。

她顾不了那么多，马上拨电话到子游下榻的酒店，但酒

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店说客人不在房间。她忽忽的留下了 Ritz 酒店的电话和房间号码。还欠两句话才说完，莲蓬头的水声嘎然而止，吓得她心惊胆跳的马上收线。立廷披着浴袍出来：“洗个澡吧，那样舒服点。”

“我不累，不用洗澡了。”晓音就是担心她在浴室时子游的电话会来。

立廷笑道：“急不及待上街买东西？女人总是这样的，等我十分钟，我穿好衣服马上陪你逛街，这儿一下去便珠宝店一间接一间。”

立廷几乎逼着她去买珠宝，但她不想出门。

电话鸣的响了，晓音一把拿起来听，会不会是子游呢？

要是让立廷听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范立廷手快如闪电，一把抢过了电话，晓音的一颗心吓得掉了出来，如果他听见子游的声音，她怎么解释？

范立廷法语流利，晓音只听见他用法语说了一点招呼，便皱起双眉，不耐烦地改用英语道：“这是三四一套房，不是三四三，你打错了。”晓音看着丈夫收线，好生失望，子游大概合里岛玩得忘形了，根本还没回到酒店，没收到她的留言。

范立廷察看着妻子的神色，奇怪地问：“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晓音的胸口起伏着：“我以为是外婆。”

范立廷满腹狐疑：“行程表我昨夜才给你，你几时把行程表给她了？”

晓音只觉得压力、压力，然而最不会说谎的人，在压力之下反而会逼出了谎话来，宁愿迟一会儿才受伤。

“我定是昨夜交给外婆了，怪不得出门时找不着。”

“昨夜外婆并不在我们家。”范立廷像士兵吃了兵一样，在